

題目: 第 22 章 一九六〇年的方言牌

出處: 日本人的境界

範圍: 頁 556-576

作者: 小熊英二

報告人: 林家永

頁 556

談到沖繩的回歸運動，不能不提沖繩教職員會。教職員會不僅有屋良朝苗和喜屋武真榮等，使回歸運動中人才輩出，而且此一組織在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也是回歸運動之支柱。

此章節將談沖繩教職員會推行之「國民教育」運動。本章敘述此運動本來是基於前章革新的民族主義思想，爲了培養「日本人」的自覺，由日本本土的日教組從六〇年代展開。但是此一開始就很微妙的「日本人」意識，進入沖繩之際，呈現出複雜的樣貌。因此「國民教育」運動，在回歸運動之中，便浮現「日本人」的用語有何意涵的問題。

復興活動之回歸

沖繩戰後教育，最初荒廢至極。因爲沖繩之役，失去 80% 的校舍，殘存的教室可使用者甚少。缺乏教科書、筆記、和文具，只好數人輪用燒殘的教科書，或者在沙灘用手指寫字的授課方式，至今還有流傳。

除了設備外，教員的損害也很大。沖繩戰中，約三分之一的教員死亡，特別是青年層和中堅層被害尤甚。而且是公務員的教員，當日本行政單位「沖繩縣」消滅，也意謂俸給取消。此後在美國政府下，給予的待遇金額是軍方勞務者的一半。失去生活的保障，因爲戰後生活非常苦，戰後八年間，沖繩本島的教員們轉退職者高達 57%。因爲師範學校已被破壞，到日本本土留學又不可行，不足的人員只好藉臨時的短期養成設施所訓練的畢業生充數。¹

儘管這樣的狀況，美軍對教育仍然相當冷淡。對於一再提出給予增額教員和再建校舍等的要求，美軍僅以「預算的不合理增加」爲理由否決。雖在住民捐款下施行校舍改善，但至一九五一年時，永久校舍不過只有四分之一，美軍支給的

¹ 關於教員待遇和資格在『琉球史料』第三集三七三、三九八頁，上沼八郎『沖繩教育論』(南方同胞援護會、一九六六年)五四、一一六頁、沖繩教職員會『沖繩教育』(二號、一九五五年)參照此一「教師の問題」一頁。

筆者調查的範圍關於戰後沖繩教育概說書和論文，關於標準語勵行和國民教育運動大致上沒有接觸，關於這些本來的實證研究的公開事項是看不到的。淺野誠『沖繩教育の反省と提案』(明治圖書出版、一九八三年)關於除去戰後共通語勵行一節的批判，記下「方言牌」的使用「至一九六〇廣範的使用」(一五四頁)。這樣同時代的文獻爲上沼前揭『沖繩教育論』，國民教育運動支持的立場，經過「日の丸」「君が代」獎勵之行爲有一定的批判，傳播國民教育運動的模樣。又前揭的鳥山淳「揺らく『日本人』」，從新文記事等記述初期標準語勵運動的模樣。本章主要爲五〇年代後半以降的沖繩教職員會的資料，檢證這些運動的論調。

帳篷等臨時校舍近七成，7%的兒童露天授課。²

最初，是因為美國不信任教員。根據佔領前的調查，沖繩的教育是宣導國家主義，據此，初期的軍政府當局者認為：「他們(教員們)改成大日本帝國命運的熱忱解說者。軍政府當局因此而猶豫是否要許可學校再興。」最初美軍雖在嚴禁「軍事的訓練以及歌頌日本的教育」後，允許再開始教育，但是當時當局者的看法是：「儘管制定規章，但因言語困難，要調查教師們在教室自由意願發表的內容幾乎不可能³」。因為說不定教員會做反美教育吧，教員和校舍的預算遭到刪除，所以教育不是美軍熱忱對待的目標。

一面禁止日本的教材，一面重視琉球的認同以及美國國際親善的宣傳教育，檢討沖繩語編之教科書，不過畢竟美國對初等教育的熱忱淡薄，這些教育方針沒有完全實現。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戰後初期禁止從日本輸入教科書，但美軍沒有編輯替代教科書的能力和熱忱，以致教科書在一九四八年又從日本輸入，美國所能做最廉價的方式，便是建設少數的高等教育機關，以培育親美的當地精英，一方面荒廢初等教育，另一方面於一九五一年開設琉球大學。

沖繩的戰後教育有如此的狀況，就可知道何以沖繩教職員會是復歸運動的中心，這很重要的。在地住民盡全力的努力，但不論校舍、設備以及教員俸給、待遇，以及所到達的經濟成長，和日本本土的差異很明顯。其中，教員們的回歸運動首先始於教育環境的改善運動。

談到沖繩教職員會的回歸運動，不得不提首任會長，也是回歸期成會會長的屋良朝苗。屋良朝苗生於一九〇二年，在擔任沖繩教師後，赴任臺灣的臺南二中和臺北師範學校，並在此面對日本敗戰。在沖繩出身赴任於臺灣的教師不少，但是成為臺灣教化支柱者只有屋良一人。

不過，單就其回憶錄，屋良擔任理科教學，並沒有致力皇民化教育的形跡。毋寧說他對在臺灣的印象是在日本統治下，學生升學以及晉用之管道封閉，而陷入萎縮自暴自棄的面貌。戰後的沖繩，學生在學校畢業後無法去日本本土進學，僅能成為軍勞務者吧這樣沒有未來的狀態。屋良在此後回歸運動，因沖繩青年們「在植民地的狀況之中」喪失希望，有陷入「頹廢派的生活」的危險，或許此態度部分是臺灣經驗的反映。⁴

從臺灣返鄉的屋良，對於沖繩的荒廢，以及同輩份中堅教員大多死亡的狀況感到愕然，以身為高等學校的校長要再建沖繩教育。一九五〇年沖繩選舉，回歸派平良辰雄當選知事，拔擢屋良就任文教部長。

就任文教部長之屋良，最優先的課題當然是校舍的再建和教員待遇的改善。一九五〇年教育指導者講習會，參觀日本本土，令他大受刺激。沖繩教育關係者對日本本土超過預料的復興大感吃驚，遂在同年夏天召開歸鄉座談會，有以下

² 前掲『琉球史料』第三集三三、一八九頁。

³ 鹿野前掲『戰後沖繩の思想像』重引六一、六二頁。

⁴ 在臺灣屋良的經驗為屋良朝苗『私の歩んだ道』(激動屋良先生、一九六八年)三五-四二頁，參照同「私が台湾から學んだこと」(『新沖繩文學』六〇號、一九八四年)等。關於戰後沖繩青年的發言為屋良朝苗「戰後沖繩的教育」(『世界』一九六八年六月號)一一九頁。

的發言：「（在日本）專心於教職，也能有基本俸給，輕鬆生活，這是沖繩所不能及。」屋良回憶又說：「對過度的差距感到吃驚，思考沖繩的現狀而感嘆」⁵。戰前努力於縮小和本土之間的差距，而今又有超過預料的差距 ----這種驚訝是使他們朝「比照本土」之教育環境運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如前述，美軍的反應相當冷淡。根據屋良的回憶錄，他要求「比照本土」的校舍時，美軍官員這樣回答：「日本本土能夠有這樣的校舍，美國也要這麼做，拿這樣和我們相比，這並不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是做和自己身份相當的事。」⁶而且若是民主主義教育不必經由日本，直接從美國學習比較好，主張中止到日本本土的講習視察制度。

在美軍所不期待的狀況下，一九五一年二月，屋良透過琉球大學開校式所邀請的日本政府文部政務次官，嘗試向文部大臣陳情。其內容是援助校舍重建和持續講習制度，但是另一個戰前年資很深的教員們最關心的事便是退休金。上述參與教育指導者講習之視察團所召開的歸鄉座談會，值得注意的是談到受限於不能回歸日本政府的行政權下，所以要領取退休金很困難。⁷

在這些狀況下，一九五二年一月，全島校長會議決議要求回歸日本。再加上繼平良之後的行政主席為親美派，屋良遂由文教部長退職，一九五二年春開始成為沖繩教職員會之會長，於是舊金山和會後呈解體狀態的回歸期成會再次組成，巡迴日本本土，開始募集校舍復興的捐款運動。

以後，屋良率領教職員會成為回歸運動的領袖，其狀況並不單純是對「祖國」的情感。屋良在任職文教部長時，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的沖繩會議敘述：「（沖繩）

在歷史上雖說獨立，但有時從屬於中國，有時從屬於日本的樣子，實在可憐」可是另一方面，二個月後，向日本政府的文部政務次官提出請願書卻寫著：「沖繩的生童……懷念母國」，請求給予沖繩「比照本土」之援助。⁸一面對日本本土的政治家說「懷念母國」，一面對沖繩內部以「從屬於日本」的歷史用「可憐」來形容，含有對單純的回歸指向並不完全滿意。

屋良一九八六年的訪問中，對回歸期成會的產生經過，有如下的敘述：⁹

我在文教部長時代，思考沖繩的教育應是（日本）國家的義務和責任。在沖繩戰災校舍復興的目標全然無法建立，從老師生活的改善是重要的因為待遇很少等困難的事很多……發布數十萬則教育新聞，準備向日本本土申訴沖繩事情的大運動開始。但是這裡所說的運動，不只是校舍復興運動。必須說這是回歸運動。回歸運動必須有組織，在緊急的狀況下組成沖繩縣回歸期成會…此期間的期成會，以教職員會為中心，和青年團協議會、PTA

⁵ 前掲『琉球史料』第三集七三頁。屋良朝苗『屋良朝苗回顧錄』（朝日新聞社、一九七七年）七頁。

⁶ 前掲『屋良朝苗回顧錄』八、一六頁。

⁷ 前掲『琉球史料』第三集七五頁。

⁸ 同上書九二、一〇八頁。

⁹ 屋良前掲「戰後沖繩の教育」一二一頁。

連合會、婦人連合會等四個民間民主團體組成，並沒納入政黨。

從此，不僅校舍再建和改善教員待遇，仰賴日本本土的援助，也因此伺機「非做回歸運動」不行。復歸運動多少有些以整備教育環境為手段吧，至少並不單純只是思慕日本的動機是明確的。

對於因此成立的回歸期成會，或許有政黨要求參加，據說屋良「因為想法不同，不要引起糾紛」為由而謝絕。不過此時，如前所述，人民黨雖持回歸的立場，但如 20 章所述當時的屋良主張和美軍合作，一九五二年仍說「堅持和美國合作的自由主義思想」¹⁰從最重視教育環境改善立場出發的回歸運動，當然要避免不需要的思想對立。

而且一九五〇年代，回歸運動的要求，認為施政權的全面返還不合適，只要求部份返還民政部門的行政權，最好特別只限教育權的返還。屋良擔任文教部長時，在一九五一年十月，沖繩的臨時部長會議向美軍提出要求，儘管沒有觸及其他施政權的返還，但所列的項目是「關於教育及文化方面，和其他府縣一樣，由日本政府全面的監督、指導及援助」。對此美軍方面非常冷淡的回答：「沖繩文教部由日本文部省直轄並不可能，今日不必再論」，可看出在回歸運動中，教育權的返還一開始便受到重視。¹¹在此重申懷念「母國」文化的姿態和校舍復興、教員待遇改善的問題密切相關。

另一方面，美軍因土地問題引發沖繩全體反彈，在一九五四年更加激化，終於正式著手校舍再建。但是與高度成長的日本本土差距完全沒有縮小。日本本土一面確立義務教育的教員俸給，原則上由國庫負擔二分之一，六〇年代實現免費發給教科書以及完全實施供應伙食。沖繩教職員會在一九六五年申訴，學校設備的充足率只有文部省標準的二成，教員的實質俸給不過是本土類似縣的三分之二。¹²這段期間，屋良在一九五四年，於美民政府的壓力下辭去回歸期成會會長，但是一九六〇年又成為新組成的沖繩縣祖國回歸協議會長，又以教育費獲得期成會長身份，一再向日本政府陳情。

眾所周知，教育方面回歸運動重要的成果是琉球政府在一九五八年公布所謂的教育四法。此法令雖然在一九五六年立法院表決通過，在美民政府的意向廢案，而後第三次的通過後公布。最大的重點是教育基本法的前文插入「身為日本國民」的教育一節。當然當時的沖繩，在日本本土「沖繩縣」的行政單位已消滅，這是明文敘述沖繩人為「日本人」的唯一法令。

但是此規定為「日本國民」，很難判斷這是戰後當初所熱切希望的吧！施行教育四法以前的沖繩教育基本條例，規定對象之住民並非「日本人」，而是「沖繩人」。因此一九五一年三月，此基本條例在群島會議中審議時，文教部長屋良說明條文是把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只是把國民改為沖繩人」。會中包括屋良在內，

¹⁰ 同上論文一一二頁，前揭『琉球史料』第三集一二一頁。

¹¹ 前揭『戰後資料 沖繩』七三、七四頁。

¹² 福地曠昭『戰後二〇年・教育の空白—本土と沖繩の比較』（沖繩教職員會、一九六五年）三、二五頁。

參加者任誰也沒有提出什麼評論或疑問。¹³ 在此群島會議的場合，採用「沖繩人」的規定，並沒有特別的感覺。

在一九五〇年代後半期用要求規定「日本國民」的理由是來對抗美軍的壓力，明確作為「日本人」的知覺，強調精神方面的意義。當然這是很重大，但是和屋良同為率領回歸運動的教職會員喜屋武真榮卻說：「迄今琉球政府雖向日本政府有各式各樣的陳情，都能被順利迴避，諸如以干涉內政、或是沖繩是日本國民的立法一則也沒有，用各種理由退回。……有教育基本法後，各省對沖繩的援助，因此有了依據。」這個規定應用於與本土保守系政治家的交涉，譬如屋良自身在一九五八年，為了建設教職員會的共濟館，交涉補助，自民黨的文部大臣看到「日本國民」條文而感激，在自民黨的力量下，不顧大藏官僚的反對，成功獲得公金支出。一九六五年的教職員會發行刊物，要求「對於和日本人教師同樣在教育『日本國民』教育給付應由本土政府負擔。」¹⁴此教育基本法將沖繩住民置於日美兩國間，是「日本人」又不是「日本人」的位置，雖在自己的權限內自我進行「日本人」法的規定，但這不僅僅是認同上的問題。

這個教職員會結成以來，雖一貫為回歸運動的中心，但是沖繩社會的內部對此也有暗中的批判。一九六六年教職員會的教研集會，報告輿論的看法：「主張回復歸的教師，其運動是為了獲得退休金」。又大田昌秀在一九六八年的座談會敘述：「對教職員會批判，就現實情況，施政權的返還，教職員會一點也沒有損失，然而中小企業因完全沒有基礎經濟的恩惠，聽說種種憂心的人很多」¹⁵。但是，這些意見在復歸運動極盛時期，公開場合並未表面化，教職員會對這方面也沒有給予明確的答覆。

而教職員會對回歸運動難以去除的傾向，是再三將本土理想化也是事實。一九六七年為了和沖繩教職員會交流，據訪沖的日本本土日教組的幹部引述，教職員會的領導者發言：「本土對縣的預算不是由國庫補助八十%嗎？若是回歸就開始由國庫補助」日教組幹部的評論是：「的確，工資等等『至少比照本土』現實上還有一番硬仗，本土也有許多不同觀點而不能『比照本土』，「強調『如果回歸就能比照本土而解決』本土能給予這樣的彩色現實嗎？給予這樣的幻想有其危險性」¹⁶。對這些意見，並不清楚沖繩教職員會有何反應。

但是有必要注意，這種對日本本土的理想化和戰前不同。回歸運動核心的教職員會，從他們反省戰前執行沖繩皇民化角色的文脈來看：「回歸運動之中……最初的階段，是以我們想回歸有天皇陛下蒞臨的日本，想要唱日本君之代，想懸掛日本國旗為出發點」這種批判在六〇年代後半已經存在。後面將述及懸掛「日本國旗」的問題，因有部分是事實，被這樣解釋也沒有辦法。但是領導教職員會

¹³ 前掲『琉球史料』第三集九二頁。

¹⁴ 大田昌秀・上間正論・長峰一郎・比嘉幹郎・喜屋武真榮・砂川惠伸・外間米子「徹底討論沖繩の施政權返還と基地問題」(『世界』一九八六年一〇號)六五頁。前掲『屋良朝苗回顧錄』六一頁。福地前掲『戦後二〇年・教育の空白』三頁。

¹⁵ 第一二次教研集會錄『沖繩教育(國民教育)』(沖繩教職員會、一九六六年)一一頁。前掲「徹底討論 沖繩の施政權返還と基地問題」六九頁。

¹⁶ 菊持嘉繼「知らなすぎた沖繩のこと」(『教育評論』二一九號、一九六八)二六頁。

的喜屋武真榮，對於回歸運動和對天皇的思慕，他的回答是：「不是那樣的，因為天皇、皇太子並沒有為沖繩做了什麼。」¹⁷這是一九六八年的訪談，因為當時認為回歸運動是反戰和平運動意象的完成，或許因而認為有需要貶低其評價。

564 頁

但是事實從戰敗後至一九五〇年代屋良和喜屋武書寫回歸運動文書類，看不到對天皇的思慕。他們一貫提倡藉由回歸而整備教育環境。

或許「因為天皇、皇太子並沒有為沖繩做了什麼。」的用語，是回歸運動一開始便有的真心話。屋良這些人要「成為日本人」並不是要向天皇效忠，而是要經由日本政府的援助，使校舍復興和教員待遇改善，含有是為了要追求自我幸福的意味。但是復歸運動的興盛過程之中，「成為日本人這件事」本身開始轉化成自我目的化的樣貌。

方言牌的復活

教職員會推行回歸運動，有其團體性格的差異點。也就是他們透過教育活動，帶來對兒童們的影響。這方面具體表現有培養兒童「日本人」的自覺，以及鼓勵標準語等。

現今對戰前皇民化教育的批判很固定，但是從一九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所推行的沖繩共通語獎勵運動還不知道這些批判。前述教職員會的回歸運動和教育環境整備的發生密不可分，並不是要回歸戰前的日本。但是隨著對美國的對抗意識強化，僅限於戰前便參與教育的教員們，不久形成「回歸祖國」和培養「日本國民」的口號。

緊接著敗戰後，美軍的沖繩語、沖繩文化獎勵政策，使沖繩語的使用大致上很自由。共通語獎勵在什麼時候復活，並不清楚。但是從敗戰後，在極荒廢和昏迷的教育狀況，教員們有在共通語講勵方面找到活路的傾向。在地區的報告，有這樣的敘述。¹⁸

565 頁

戰敗被美軍佔領，受到美軍的指揮和監督的的保護，原本強固必勝的信念呈現迷惑混亂的精神狀態。否定過去自己前進的道路。從收容生活的第一步就進入英語的世界，這些必需要日日體驗以及對國語的不信論，一片混亂時，也的確有人動搖。學校教育進入什麼方向？事實上也有針對這些問題的發聲。

這時，憂心石川市文教的事務……從老師開始，言語教育就是完全的標準語(日本語)千萬別猶豫不決。學務課職員、學校職員歡喜迎向晴天，馬上有安定感的事實令人難忘。

¹⁷ 木下順二・日高六郎・田港朝昭等『シンポジウム沖繩』(三省堂、一九六八年)一〇三頁、關廣延『沖繩教職員會』(三一書房、一九六八年)九六頁。

¹⁸ 敗戰之後的回想前階『琉球史料』第三集七 - 八頁。

由敗戰價值觀動搖之中，肯定「過去自己前進的道路」，獲得「歡喜和安定感」的心理，不能否定這是促使再展開共通語獎勵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原本追究戰爭責任以及開除公職等在沖繩不多，加上教員極端不足，沒有特別問題的戰前教員，又再次從事教職。

大約從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開始，地方上已有和戰前相同的「方言牌」在小學校復活，推廣到沖繩全區大約是在一九五〇年前後。因此，一九五一年四月，針對和談會議所推行的回歸署名運動中，在第二屆全島校長會，也已經將「徹底勵行標準語」做為「本年度重點目標」之一。¹⁹

一九五五年一月，舉行教職員會的第一屆全沖繩教育研究大會，主要的議題是教員的生活和校舍問題、學生的經濟及學業的環境等事。可是次年第二屆教研大會，文教部長喜屋武真榮敘述「我們教育孩子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成為相同的日本青少年」，主張「每天培養孩子持有正確的日本國民意識。」²⁰於是經過「包含島嶼的鬥爭」一九五七年的第三次教研集會，從本土請來東大總長矢內原忠雄演講，同時也積極提出講勵共通語的問題。

566 頁

提出此一問題的報告者是那霸地區的中學校教諭，有這樣的敘述：²¹

矯正不正語，指導說法當然是必要的，每一學校都要實施，但是最重要就是要使學生使用共通語，不能使用方言，總之培養使用共通語的生活態度。…

…但是僅強制督促是沒有效果的，多少值週的教師試著大聲叱責，老師一離開此場所，或許又和之前一樣使用方言。打從心底知道日本語的美的話，掌握文字的靈魂，感受只要說日本語的氛圍，說共通語而感到歡喜的指導是極重要的。

在此教研集會，做出各地區言語狀況詳細實態調查報告。根據報告，共通語最普及確實為那霸地區，不過在全部生活當中使用共通語的中學生也不過 13%，在名護地區的報告，只有在學區內使用共通語，生活上在家庭使用共通語者只有 0.3%，加上常用共通語的家庭才 10%。「共通語不能勵行的理由」，大多是「因為不能流暢的說出來」、「朋友大部份使用方言」、「雖注意但不假思索就出現方言」，其它例子就是「因為朋友會笑」、「不會使用共通語」²²。

教員們注意的不僅是沖繩語，也討論共通語語彙的誤用及「不正語」的矯正。例舉不正語的事例「解（削）鉛筆」、「戴（打）傘」，但是「離開（避開）」、「留聲機鳴叫（打開收音機）」多數和誤用的說法間有微妙的關係。

567 頁

指導的方法是做成努力表和發音矯正表，另外尚報告有：決議在班會「在這場合相互注意不正確言語的使用，並且互相糾正」，「使用不正語者、以及糾正者，由

¹⁹ 一九五〇年後的狀況引用鳥山前揭論文六一—六二頁。

²⁰ 喜屋武真榮「第二回教研大會を省みて」（『沖繩教育』四號、一九五六年）。

²¹ 第三次教研中央集會研究集錄『第一集』（『沖繩教育』五號、一九五七年）四〇頁。

²² 同上書三九、一五、四〇頁。

值日生在課外活動時間宣布」、「在每日的反省會上委員製作匯集表」、「隨時複印通報家庭，要求合作排除不正語」²³。

不僅在校內，由教員推行到社區。在教研集會的報告中，或有：「不能勵行共通語的理由，很多學生例舉彼此都使用方言，要除去此障礙，必須要我等教師計畫和指導，使他們在集團或生活環境，產生全部人員都使用共通語的氛圍」，也可見到：「使用方言多在鄉下，教師站在言語指導的第一線」的說法。所以也介紹來自父兄的聲音：「家庭都說共通語，家庭會感到光榮和幸福」、「最近用方言來買東西就不賣，有不正語時要等待其說正確的語言」²⁴。

教研集會也報告了「方言牌」的使用。但是因為會「讓各年級感到見不得人」而廢止的事例介紹，或是：「打聽有沒有方言牌，不必擔心的情況就使用方言，會產生這樣雙重人格的雙面兒童。」，所以多半認為「不是最好方法」。以學生為對象的指導方法問卷調查報告中，評判為不好的方法，也列舉使用方言牌：「方言使用者罰掃除」、「方言使用者出列」²⁵。評論認識到方言牌並不是好的制度，可看出使用共通語獎勵方式較佳。

據新崎盛暉所說：「方言牌到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總之至一九六五年日本政府採用返還政策為止，各地都有」，他又說：「(一九四〇年之)方言論爭和皇民化教育關係密切，因為迫近回歸日本所以更在意」²⁶。沖繩教職員會的教研集會，對共通語勵行關係的報告至一九六六年實行，大致整合新崎的証言。

568 頁

這樣與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氛圍，和戰前共通語獎勵能夠調和嗎？在教研集會報告中，共通語獎勵的聲音為：「提攜學生會，使其達成自治的效果」，可知這樣「民主的」方法還在摸索。又雖可探知共通語、「民主主義」和教員如何做連結，在一九五七年的教研集會，記有中學校教諭以下的話語：²⁷

人類有自由表達自我意見的能力，在生活的社會實際使用是很大的幸福，也因而成立民主社會。

看起來我們干涉學生們的言語生活，但是應該是基本的共通語處於學習不良的狀態，共通語的不良，主要來自使用方言的雙重生活，此外，琢磨使用美麗的語言，是今後指導的方向。……

能舒展思想以及自由的聽、講，所有教科學習順利展開奠定基礎，又出社會的適應力也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的事務，如此考量才有此主題(共通語勵

²³ 同上書二六、二八、四九頁。

²⁴ 同上書四〇、一五頁、第四回教育研究大會研究集錄『國語』(『沖繩教育』六號、一九五八年)六〇、六一頁。

²⁵ 第四回教育研究及會研究集錄『第三集』(『沖繩教育』七號、一九五八年)一九頁。第四回教育研究大會研究集錄『國語』三六頁。前揭第三次教研中央集會研究集錄『第一集』三〇頁。

²⁶ 前揭『回想 吉田嗣延』三三九頁。

²⁷ 前揭第三次教研中央會研究集錄『第一集』四〇、三九頁。

行)之設定。

「能舒展思想以及自由的聽、講」是民主主義的基本，爲此而獎勵共通語。這些意見也有來自其他的教員。譬如名護地區的小學校教諭「不能自由說話，也不能表達自己的意思，就不能算是活的人。我們使孩童不論何時，任何人都可到處輕鬆的說話，培育開朗的孩子。」說明共通語的必要性，邊土名地區的報告「思考說什麼語言能產生快樂的班級」因而舉行共通語獎勵。一面根據各地的報告，學生產生「避免講話」、「言語不明瞭」、「講話氣弱沒有自信」等問題。²⁸但是沒有共通語勵行的弊害的意見，反過來說，可視爲若習得共通語，問題就解決了。

教員們認爲不能推行企圖虐待學生的運動。不只集會報告有：「教師敏感的聽到不正語、不純語，用愛的耳朵不要錯過，用溫暖慈愛的指導並給予必要的讚辭」、「關照每一位兒童培育成優秀人才，爲將來做充份準備」等很多聲音，表明此運動是考量對學生的愛。當然教研集會也有一部份的聲音認爲：「我們過度急於共通語的指導，不能讓孩子們發言的態度產生畏縮」，但是更多的意見爲：「擔心勵行共通語的情況下，學生是否會有劣等感，又感到卑屈，這樣想法的人也有，不過學生並不這樣想」、「寧可先預想他們出社會後，因不能流利使用共通語，而產生劣等感，這是大的問題」²⁹。

教員們的理想的敘述是：「任何孩童都可輕鬆的說話」，這樣的用詞，很明確是以說共通語爲前提。當地幾乎都不使用共通語，學生「交談」時也都不用共通語，教員們也確實知道。即使那樣，教員們腦中儼然存在的目標，爲想像中的「祖國」和「本土」。

屋良開始成爲教職員幹部時，其回歸運動一再稱呼的「祖國」和「日本國民」，不一定有文化上同化的意思，有爲了教育環境整備，以此爲戰略的意味。但是站在第一線的教員們，以嚮往「比照本土」的教育環境爲目標，其言語和意識都以和「比照本土」連結爲目標。

「國旗」、「君之代」的獎勵

經過共通語獎勵運動，沖繩教職員會在一九六三年第九次教研集會開始，重新設置「國民教育分科」，開始「國民教育運動」。在此不得不提及本土日教組的若干動向。

²⁸ 前揭第三次教研中央集會研究集錄『第一集』二七、二二、二一頁。前揭第四回教育研究集會研究集錄『第三集』一八頁。

²⁹ 前揭第四回教育研究大會研究集錄『國語』三六頁。前揭第三次教研中央集會研究集錄『第一集』二二、一二、四〇頁。

本土的日教組在一九六一年教研集會新設「國民教育」分科。此運動承繼過去在六〇年安保鬥爭高漲的革新國族主義思想，開始提高兒童們身為「日本國民」的自覺。因此，在日教組的教研集會，歷史學者上原專祿發表國民教育運動的理念之演說。

如前章所述，上原從五〇年代初以「日本人」的「民族意識」稀薄為前提，認為要打破蔓延於年輕階層的自我主義，說明要以「民族共同體」自覺來加強反美鬥爭。熱心教育的上原，從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前半段，在各地教研集會發表演說，他認為在戰後採用「美國式的民主」，因此教育只重視個人自由，促使自我主義的蔓延和原子化，「『新教育』幾乎忘了民族意識形成的問題和愛國心培育成的問題」。他的認識為：「『國民教育』是將現代日本，相對於日本以外的世界，保有其主體性和自律性，以提高緊密的民族集團，共同的目標是創造『日本國民』行動和責任的主體，共同的課題便是實現此一目標。」³⁰

近年的國族主義關係的論議，認為「戰後民主主義」只重視近代的個人解放，輕視面對國際與國內情勢，「創造」行動和責任為主體的「日本人」。但是這些是誤解，戰後的左派熱心於「民族的主體性」之主題。日教組的國民教育運動就是將此推行到教育的第一線。一開始是一九九五年提倡「自由主義史觀」論議的藤岡信勝，他當年為教育學部的大學生，和參加共產黨系圈子的時期重疊。

但是作為革新國族主義之常情，上原強調此國民教育運動和戰前的教育不同。如第 20 章所述，上原認為戰前日本教育不僅在「民族意識與國家意識間相互替用」，也陷入欠缺國際合作的偏狹自國中心主義。新的國民教育運動，始於亞、非諸國與以美國為始的歐美帝國主義鬥爭，必須和世界的民主勢力深切相連。因此，必須將戰前以天皇為中心的「官製愛國心」和真正的國民意識做區別，教育應該重視日本的獨立和和平。³¹

在上原「國民教育」的模式下，專門指德國的、古典時代及十九世紀初的國族主義。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當時為戰敗國的德意志，費希特(譯註：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和克萊伊斯特(譯註：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不斷向國民呼籲重建祖國，上原一方面讚賞這樣的愛國心，一方面批判戰後日本的「所謂『新教育』...缺乏費希特所說，要以培育孩子們為民族之一

³⁰ 上原著作集第七卷四七頁、一四卷一七頁。

³¹ 上原・宗像前掲書一三五頁。上原著作第七卷一〇頁。上原言及邦的費希特在上原著作集第七卷三八頁。邦的費希特的「ドイツ國民告ぐ」是前掲弟飼等編譯收錄於『國民とは何か』，參照在邦的費希特和南原同書收錄弟飼哲「國民人間主義のリミット」。

員的志向」。費希特眾所周知的演講為「告德意志國民書」敘述國民教育的構想，可推測上原受到此演講的影響。在當時的日本，不僅有上原，還有南原繁等對費希特有強烈的共鳴，他們所學習的教養中，費希特的思想正適合敗戰之後的日本。因此上原、南原一面強調納粹人種主義和費希特祖國愛國的差異，一面鼓舞敗戰國日本的「國民」愛國心。

照著這些思想，本土的日教組開始國民教育運動。因此如前所述，沖繩教職員會在一九六三年的教研集會開始創設的國民教育分科，顯然受到本土日教組的刺激。此集會的分科報告用語是：「(本土的)民主主義教育可說是國民教育。」³² 但是又擔心上原所譴責的「官製愛國心」和國民教育運動的國民意識相混淆，這一點也存在革新的國族主義上。結果沖繩對此問題，與其讓問題擴大，不如以典型的「國旗」、「君之代」對應。

實際上，本土日教組國民教育運動開始的背景，是始於文部省的指導要領，其中要求小學校的「君之代」為必修教材，所引發的反彈。總之日教組的國民教育運動，究其脈絡有對抗文部省革新一方所組織之國民的國族主義。但是沖繩教職原會的情況，因要向本土文部省及保守派政治家做各種陳情，事情很難完全採取對抗的態度。因此文部省的「國旗」、「君之代」為必修之方針、和日教組的革新國族主義，混合成「國民教育」的用語。

在此再談關於戰後的沖繩對「國旗」的微妙地位問題。敗戰以來沖繩全土禁止插美國以外的國旗，一九五二年四月，和談條約生效後，雖部分許可，但是公共機關和集會等場所仍然禁止。當然這是為了彈壓蓬勃的回歸運動。因此，諷刺的是「國旗」定形成了回歸運動和沖繩反美的象徵。事實上從五〇年代至六〇年代前半段的反基地運動和回歸運動的集會，必然會懸掛「日本國旗」，這是當時的寫照。

一九五三年元旦，限於個人的家庭和私人的場合，在沒有伴隨政治意味的範圍下許可有國旗。如此，有一教員回想：「僅在元旦可以插國旗。愉快啊，愉快，我們因而都不想降旗。」又喜屋武真榮也敘述「民政府的建物插星條旗。這邊(教職員會)的會館是日本國旗。眺望起來實在很愉快。」³³教職員發起學校懸掛「日本國旗」運動，從本土購入大量的「國旗」分配給各家庭和學校。美軍對學校懸掛國旗的事提出警告，但一九六一年日本池田勇人首相與甘迺迪總統會談的結

³² 『沖繩の教育－第九次教研中央集會國民分科の提案と討論集』(沖繩教職員會、一九六三年)三五頁。

³³ 關前揭書九九、一〇〇頁。

果，允許日本及「琉求」限其在節日和正月頭三天，學校和公共機關可以懸掛「國旗」。

一九六一年從本土來訪的新聞記者導，特別介紹日本國旗在沖繩被視為「暫且和本土做想像的連繫」。在此，教職員會賣出一萬面「國旗」，最左派的人民黨「國旗貼滿黨本部牆壁」，也有報導「巴士勞工事務所，同一竹竿懸掛著紅旗和日本國旗」這類的報導。屋良朝苗參加表示對「國旗」反彈的日教組教研集會時，訴說：「國旗懸掛運動是置於異民族統治下，希望從此脫逃的吶喊。」³⁴。

美軍把回歸運動視為是由共產主義者煽動，由此視線組織空間的美軍，對於與之對抗的沖繩，把「國旗」和赤旗視為類似的東西，由習俗產生，也不是不可思議。但是和「日本人」的用語相同地，「國旗」在日本本土這方面有特別的意味，透過媒體的國旗，有向美軍抵抗的不同意味，很難避免流入教職員會。沖繩的國民教育運動最盛期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左右的教研集會報告，可以看到這種情形。

廣泛推行的沖繩國民教育運動，有兒童們的意識調查。此項目將「你家有『國旗』嗎？」、「你家在節慶日會懸掛國旗嗎？」、「唱『君之代』時，你喜歡嗎？」並列。表明基本的方針是：「透過小學低年級身邊的『國旗』、『君之代』，培養國民的心情，建立指導計劃」。在コザ（譯註：今沖繩縣沖繩市）地區調查有「國旗」的家庭約佔六〇%，一面評述「應該指導每戶必須購入一面國旗」，讀谷・嘉手納支部的兒童九〇%懷著對「國旗」的感動，評論是「憂慮剩餘的十%有國民意識的問題」。此外，八重山地區「不知道『君之代』為日本君之代的孩子佔五十二%」列舉的問題，結論為「唱君之代時湧出國民意識、國家感情，全學童要有這樣的意識還要很大的努力」。又為了指導在各地組成「教育隣組」，要運用來推行懸掛「國旗」。³⁵

又「君之代」、「國旗」必然被列為調查項目，也有問「你是哪一國人？」、「沖繩是那一國的呢？」。多數地區回答自己為「日本人」，佔九〇%，又回答沖繩為日本的領土的佔八〇%(回答美國領土的有十%左右)，但是要求一百%回答則仍需努力。自己為「日本人」的回答有六十七%只有八重山地區，評論此「實在可悲的回答」、「昔日屬殖民地台灣住民，這裡的住民，大人和小孩都思考自己在成

³⁴ 「想像外の”日の丸ブーム”」(『朝日ジャーナル』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號)七、六頁。屋良前掲書四八頁。

³⁵ 『沖繩教育—第一次教研國民教育分科』(沖繩教職員會、一九六五年)二七、六三、八一、三三、一〇〇、三七、三八頁)。

爲日本國民前爲臺灣人，在此全然不同的是在小學、中學仍然清楚回答不是日本國民的學童近乎三十%，這是很嚴重的事」³⁶。

爲了養成「日本人」意識，獎勵「國旗」、「君之代」，此外進行歷史觀的改變。沖繩市地區「阻礙回歸日本」的一項是：「八十前的琉球人，並不被認爲是日本人的想法」；八重山地區的報告，教導兒童時強調「沖繩縣民是日本人，所使用的方言是日本的一個地方語言」。此外日常用語，不用「日本」，也不用「祖國」、「沖繩人」，使用「縣民」則加以獎勵，推行本土的出版社發行日本國地圖時要插入沖繩的運動，本土的通信必需徹底記入「沖繩縣」。當然當時雖不存在「沖繩縣」的行政單位，爲了使兒童們擁有「縣」的自覺，公的文書唯一有「縣」記載者獎勵「確認戶籍抄本」。又在文化方面，養成「守護日本優美的傳統和文化的態度」，公告「共通語的講勵」和「風俗習慣的改革」爲目標。³⁷從柳宗悅的主張，經過二十五年的時期，沖繩的言語和「風俗習慣」仍然不被視爲「日本優美的傳統和文化」的一部份。

當然，對於國民教育運動之態度，不是沒有疑問的聲音。特別是本土的日教組尷尬的存在不同運動推進的方法，教研集會報告之中的意見有：「以國旗爲中心，嘗試掌握思想傾向的統一，所謂日本精神就必須利用統一的旗印」。但是，另一方面，在其它地區的報告，舉行「假如天皇和皇太子來到沖繩，你會怎麼想？」的問卷調查，回答「高興」者，在小學校佔八十%、中學校止於六十六%，「問題點應該要注意」。此一運動的目標應該是愛國心，怎樣才会有呢？規定搖擺不定。一九六五年一月，第十一次教研集會的全體會議，總結敘述「沒有一定方針之前不可能統一」³⁸。

促進懸掛「國旗」在各地區並沒有異論，但是「君之代」牽扯到天皇議論就很紛歧。一九六二年教職員會發行的資料中，介紹對於採用「君之代」，教職員會內部所出現贊成與否決兩種論點。反對獎勵的意見爲「這是天皇讚美主義」、「是軍國主義的支柱」、「應公開招募合適的新君之代」等，贊成意見則有以下五點：

39

一、提高身爲日本國民的意識，能够培養回歸的念願。

³⁶ 同上書二七、三六頁。

³⁷ 同上書六六、四八、四三頁。第一三次教研集會研究集錄『沖繩教育（國民教育）』（沖繩教職員會、一九六七年）三九頁。

³⁸ 前掲『沖繩教育—第一次教研國民教育分科』一三、七七、八〇、一頁。前掲第一二次教研集會集錄『沖繩教育（國民教育）』一八頁。

³⁹ 「六一年度地域懇談會主要問題解說」（『沖繩教育』一三號、一九六二年）二〇頁

二、因為教科書的關係，不得不教。

三、我們的吶喊要有懸掛國旗的自由，唱君之代也是同樣的理由。

四、「君之代」長久以來便是君之代，各國奧運大會上，或日本接待來賓都要演奏君之代。

五、在本土參加諸行事，卻不唱君之代是非常可恥的事。

在此因為回歸願望、抵抗美軍、服從文省部，因此折射的指向「本土」，可看出混合存在的樣子。

在教研集會「不管怎樣本土有的就好，和本土教育政策相反的，也不加批判的引入」有其內部的批判。但是根據一九六二的資料，一面一併記錄對「君之代」的讚否兩論，一面也下結論：「從沖繩現實的立場，應該考量教唱君之代」。但是又附加條件：「戰前我們被教導超國家的思考，要這樣教導很為難」、「教師本身要有新的國家意識做正確的教導」。但是這個「新的國家意識」是什麼樣子呢？並沒有特別明確的指示。⁴⁰

一九六六年一月的教研集會，討論關於「君之代」的問題。在討論議題上出現「持為本土右翼勢力的象徵」或者「新的民主國家難道不需要合適的君之代嗎？」等意見，結果以「君之代一向是如何，帶回學校再研究」為結論⁴¹。

其中，各地域的報告顯示不同的對應。參加教員有人敘述「君之代的問題換成國民歌普及運動」；有些人因主張「持和本土論爭『君之代』不同的立場去教導」而認為該獎勵；又某些人要求「希望有更加清楚的結論」。多數地區的解釋變成：「君之代中的『君』不要和強大的天皇關連，而是主權，這樣思考也許『互相』就可以解決」或者「解釋為公明正大善的世代」為解釋變化。⁴²一方面意識到對讚美天皇提出批判，但是君之代是必要的，充滿著矛盾的苦肉計。

在一九六六年的教研集會，一面舉行例年學生的意識調查如「你是日本人嗎？」，也有地區教師的意識調查報告。這些此地區的教師之中，認為愛國心的養成是必要的，同意者有八八%，「多少有抗拒感」者有十%。同樣地對「君之代」「你能很驕傲的唱君之代嗎？」的問題，回答「是」的有八十六%，「多少有抗拒感」有十二%。但是相反「君之代」作為君之代來積極的教育兒童，回答者僅止於五十八%，教員們大感迷惑。⁴³

⁴⁰ 前掲『沖繩の教育－第九次教研中央集會國民分科の提案と討論集』四〇頁。前掲「六一年度地域懇談會主要問題解説」二〇頁。

⁴¹ 前掲第一二次教研及會集錄『沖繩教育（國民教育）』二〇、二一頁。

⁴² 同上書五七、二一頁。前掲『沖繩教育－第一次教研國民教育分科』七三頁。

⁴³ 前掲第一二次教研集會集錄『沖繩教育（國民教育）』七一頁。

但是各地域「國旗」、「君之代」越來越普及。一九六六年一月的新聞報導，在某地區的教職員會的分科會，一教員發言認為因為「君之代」是崇拜天皇之歌，所以不教導，「這樣帶入個人單方面的考量，在教育的場所不教導君之代是身為教師嚴重的問題」等等而有「很多與會者的譴責」。在教研集會舉行「唱『君之代』時的姿勢特別留意『小心』唱歌的姿勢」或者「取用『國旗』的小旗(紙製)要特別謹慎，要指導使用前後的處置方法」的報告，釀成一部份戰前的雰圍。⁴⁴

⁴⁴ 「足りない國旗の認識」(『沖繩タイムス』)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四日。)前掲第一二次教研集會集録『沖繩教育(國民教育)』五六、五七頁。